

ODYSSEY OF CHINA FANTASY

九州幻想

秘密 异想天开 古典风潮 文学 及其他

飞屋号



九州最现实英雄主义代言人

唐缺 英雄专题 十

[召亡游戏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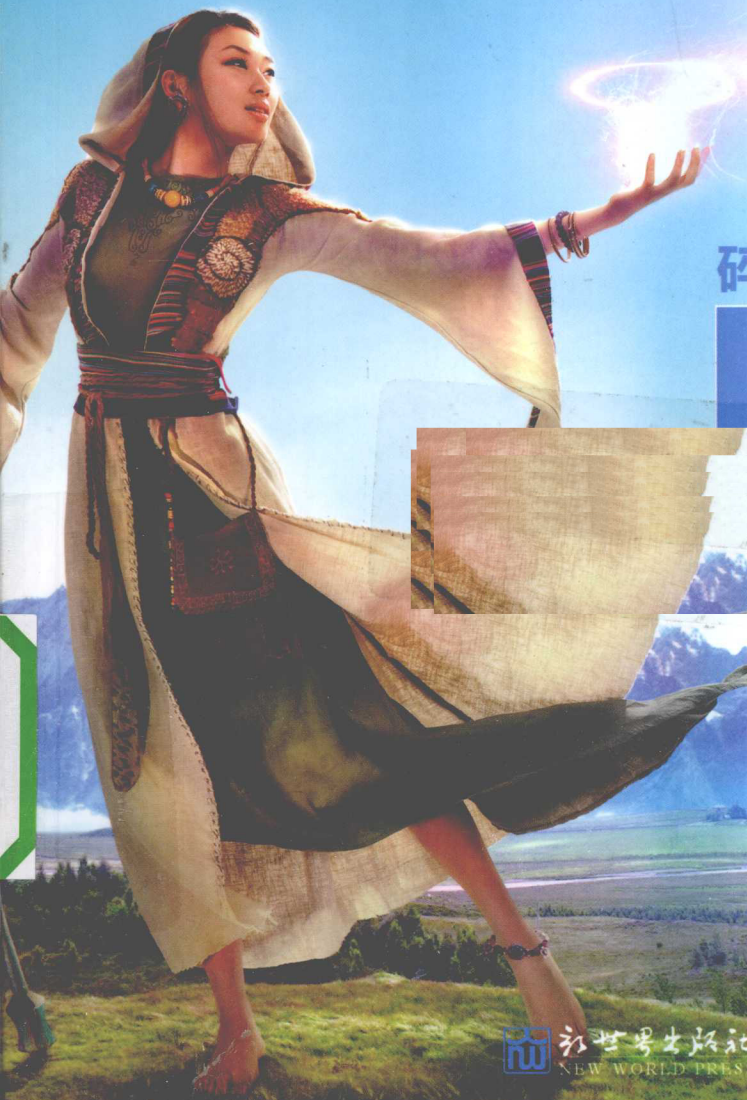
冥灵[星光大盗]

碎石 周天 系列登陆

杪楞城

看不见的城市-**武汉**

[如果房子会跳舞]井上三尺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ODYSSEY OF CHINA

九州幻想

· 飞屋号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九州幻想.飞屋号 / 潘海天主编. --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0.6
ISBN 978-7-5104-1041-3

I. ①九… II. ①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00762号

九州幻想·飞屋号

作者：潘海天 主编

责任编辑：戚 飞

封面设计：刘 洋

责任印制：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：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（100037）

发 行 部：（010）6899 5968 （010）6899 8733（传真）

总 编 室：（010）6899 5424 （010）6832 6679（传真）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 权 部：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：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：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00×1000 1/16

字 数：200千字 印张：12.5

版 次：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04-1041-3

定 价：12.00元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，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：（010）6899 8638

孩子之外 全部消失

【文】水泡

因为职业的关系，每天都要写工作日记，比较简单的关系，每天都要写了什么什么会，领导提了什么什么要求，下午写了什么什么报告，参加了什么什么活动等等。最近突然发现这段日子的工作日记出现了某个雷同点：

第一天，干了某某活。晚上加班。

第二天，干了某某活。晚上加班。

第三天，干了某某活。晚上又要加班。

第四天，干了某某活。晚上还要加班！

第五天，干了某某活。知道了，晚上加班，烦。

第六天（不要惊讶，我们的双休日取消了），干了某某活。晚上还要加班啊！

第七天，干了某某活。没有回家……

终于有那么一天，在工作本上写下：咦，晚上不用加班？哈哈，老子回家喽。大约两个小时后，我又补上一句：该死的，晚饭吃到一半，居然又被叫回来加班！！！！

忍不住哀叹：讨生活真是件不容易的事。

坐在对面的同事有一个比悠悠小一岁、还在读幼儿园大班的女儿，对于父亲的经常性加班导致的经常性食言充满了怨愤，终于有一天大喊：我要去找你们领导，不许天天加班，再加班就不干了。

同事描述完之后的满脸得色让我怦然心动，忍不住往家打电话。悠悠在电话那端老老实实中规中矩，我故意逗他：爸爸加班加得累死了，也没法子带你出去玩。

悠悠沉默片刻，说：爸爸辛苦了，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要加班的。

泪奔，谁说生男生女一个样？

自从有了悠悠之后，又开始过儿童节了。很久之前大人们就会给出一个许诺，然后在节日的时候兑现，等待的时光里，孩子一遍又一遍地确认，同时幻想着愿望实现时的快乐，脸上荡漾着近乎虔诚的微笑。对于孩子们来说那一天是如此神圣，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。

其实我们都曾有过的这样的感受，只是已经在岁月中慢慢消融。小时候总是盼望着快快长大，以为长大了会得到许多快乐。长大后果然如此，却有了更多的烦恼和痛苦。选择越多，诱惑越多，快乐反而越少。试想，今天的我们有过几次像孩时一样发

自内心，无忧无虑的开怀大笑？

成长，意味着失去纯真。如此巨大的代价。

好在还有机会陪着孩子们一起纯真，享受他们带来的快乐，也挽救一下自己日益世故的心态。当然，世间总还有一群长不大的家伙，时不时嬉皮笑脸地从你面前一晃而过。这些家伙或胖或瘦，总爱不切实际地空想，擅长插科打诨，外加言语刻薄，无视权威，放任自由，经常性的职业是幻想文字作者或是幻想杂志编辑。仔细想想，你还可以从那些经典形象中与之——对号入座。

譬如瘦的大角自然是小飞侠，梦幻岛上永远也长不大的调皮小孩。

胖的恰好像麦兜：我的志愿是做一个校长，每天收集了学生的学费之后就去吃包子。今天吃猪肉包子，明天吃牛肉包子，后天吃羊肉包子。角老板直夸我：恰好，你终于找到生命的真谛。

瘦和胖之间偏向胖的阿豚会复杂些，加菲猫的风格，樱木花道的天赋，嗯，还有龟仙人的嗜好。阿豚，请自由地，合体吧。

每当悠悠从学校里回来，变得有些一本正经时，我就想应该带他去趟编辑部了。

能不能永远做个孩子？这只是失去之后的怀念。如果面前摆着选择：孩子或者成人？无可奈何地依然选择长大，身为凡人，在世俗的诱惑中已无法脱身，再也回不去从前，享受那种纯真、简单、纯粹的快乐。

所以，梦幻岛回来的温蒂还是长大，所以，《超新星纪元》中孩子终究要像成人那样思考。

最后，还是来个段子吧。办公室里还有一位同事的儿子在读幼儿园（看来幼儿园真是人生中最美丽最精彩的阶段），妈妈带着他去杭州旅游，孩子一眼看中西湖湖畔停靠的大龙舟，于是央求妈妈带他去玩。

母子俩来到龙舟旁边，被工作人员告知今天有接待上级领导的任务，所以不对公众开放。孩子还没法子理解，妈妈只好告诉孩子说今天龙舟休息，不能带宝贝上去玩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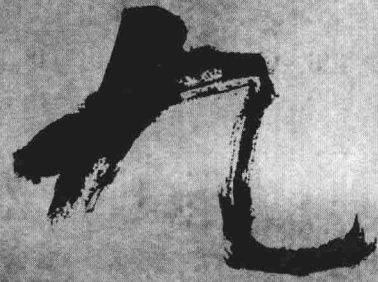
可是上面有其他大人在玩啊。孩子不依不饶。

妈妈费尽心机地解释说：一般的大人是不能上去玩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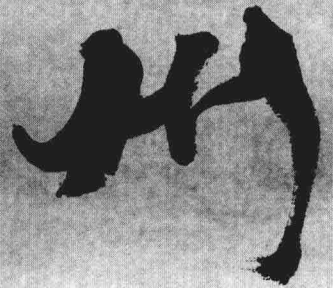
噢。孩子恍然大悟，随即又问：那么四班的大人呢？我不是小一班的，我是小四班的呀。

哈，孩子们，我爱死你们了。当然，前提是你们不许调皮捣蛋，也别太文静，要听大人的话，包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，上课时要专心听讲，回家抓紧做作业，每天认真弹钢琴，练围棋，叫你吃饭的时候不可以假装听不见，不许挑食，不许乱发脾气，玩具玩好了应该收起来，该睡觉的时候就睡觉，和其他小朋友玩的时候要团结，不可以欺负别人，也不要被人家随便欺负，还有……嗯，让我无可救药地再好好想想。

编注：科幻小说《超新星纪元》，刘慈欣著。讲述在一场异常灾变后，地球上只剩下13岁以下的人类之后发生的故事。



NINLANDS



这一期的《召亡游戏》只是一个开始，唐缺在结尾借石秋瞳之口说出的那段话，注定将成为暗月纪初期的重要注解。

《秘术师志异》：
秘术的极致在哪里？虚幻和真实的边界是否存在？我们在秘术效果上的描述已经很多，但是对秘术的思考是否还远远不够呢？

《星光大盗》：这结局真是又囧又虐啊，如果你看到结局表示迷茫或者无感，那说明你没看懂……

友情提示，把鸠二武的时空历险画一条线吧，你会发现些什么的！

九州幻想架空世界小说类投稿

老鱼：01dfish9@live.cn

恰好：lbfqiahao@live.cn

九州幻想 | 目录



- 九州·召亡游戏/唐缺 001
[童年阴影 商会的阴谋 召唤术]
唐缺《英雄》系列作品解析/九州幻想工作室 044

- 九州·秘术师志异·莲子/windlau 054
[密罗术 法术的极限 一生]

- 九州·星光大盗(下)/冥灵 060
[命运 你玩死我得了]



- 周天·杪楞城(一)/碎石 095
[卜月潭 茗 劫镜 华丽登场]
周天系列介绍/九州幻想工作室 134



- 如果房子会跳舞/井上三尺 137
[武汉 拆哪 童年的历险 桀骜不驯]



- 红领巾/雷电 149
[小男孩 老爷爷 废墟后世界]

- 秋水天/燃灯 153
[书生 男鬼 阅微草堂还是聊斋?]



- 小小世界/夙夜 170
[世界的真相 与彼此活着]



- 天启都市报/加菲 178
老鱼有话说+老妖问答/老鱼 179
河络图纸/加菲 181
九州那些事儿(三)/夏笳 182
[五周岁 冷烂 老妖大爆炸]

- 一只可敬可爱的猪/苏冰 186
[从不矫情 从未放弃]

- 命运交叉的江湖：木剑客的后现代新武侠写作/胤祥 189



【文】唐缺

九州 召亡游戏

利用镜子召唤亡灵，是一个在东陆各地流传广泛的、经久不衰的召亡游戏，主要受到人族的欢迎。虽然千百年来，灵魂这种东西从来没有得到过权威而客观的证实，魂印兵器也并非真正封印了死者的灵魂，但绝大多数人类还是相信，人死之后是有亡灵的，亡灵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，被称之为“冥界”或者“鬼界”。而通过这种利用镜子的召亡术，就可以暂时把死者的魂魄召回到人间，并且与活人进行沟通。

一个完整的召亡游戏包括如下几个要素：

首先是时间，必须选择在深夜的岁时之中那一刻，因为据说这是人间阳气最薄弱，鬼界阴气最强盛的时刻。只有在那时召唤亡灵，才能成功地打开鬼门关，让阴阳相通。

其次是用具，包括十三根白色的蜡烛和一面镜子，其中一根蜡烛上要刻下被召唤的死者的姓名与生辰。

最后就是召亡所需要的咒语了。进行这个游戏的步骤是这样的，在岁时之中到来之前，召亡者面对着镜子，按照十二主星的方位摆放十二根蜡烛，按照星辰轮转的顺序将它们一一点燃（关于这个顺序有多种不同的说法，最流行的一种是按照元极道的星盘次序）。然后召亡者进入蜡烛圈内坐下，用自己的鲜血一一涂抹身旁的十二根蜡烛，让它们全都呈现出红色。接下来，召亡者将手持第十三根蜡烛，一面用鲜血涂抹刻在蜡烛上的人名和生辰时刻，一面默念咒语。当岁时之中到来的那一刻，召亡者点燃蜡烛，念出最后一句咒语，这个咒语将会吸引天空中的星辰力汇聚在第十三根蜡烛上，打开幽冥鬼界的大门，将亡灵召唤到镜子里。据说这样的镜中亡灵能够在人间存在大约五分钟，随后鬼门关闭，回归冥界。

按照流传的说法，这是一个很麻烦的召亡术，同时也非常非常危险。因为在鬼门打开的那一刹那，不只是被召唤的亡灵可以现身——对其他鬼来说也是机会相当，很有可能被某些恶鬼抓住时机，强行冲出，夺取人命，所以玩游戏的人还得做好自己也变成鬼的心理准备。而民间传说永远是这样，越传越离奇，越传越古怪，越传越有吸引力，越是危险禁忌就越有人愿意尝试，以至于在一些历史时期，很多人都为了这个游戏而着迷，关于某某人因为这种游戏被恶鬼杀害的新闻更是不胜枚举，因此这个游戏终于被朝廷下令禁绝了。

——节选自那万里《九州纪行·邪事录》

莫夫人敏感地意识到，自己的丈夫有心事。

已经有十多天了，丈夫莫维钦每一天结束了吏部的工作回到家里后，就始终眉宇间隐含忧色，和自己说话也是心不在焉，很容易走神。她能够理解丈夫工作的辛苦与压力，身为吏部侍郎，每天要和无穷无尽的文案与活人打交道，足以让人疲惫不堪，但这些日子的情形实在不怎么对头。

尤其是每一天晚饭之后，他就会把自己关在书房里，一关就是一个晚上，也不知他在里面做些什么。而即便深夜时回到卧房睡觉，他也睡得很不踏实，总在梦里长吁短叹，并且不只一次喘着粗气惊醒过来，这时候被单已经被他背上的冷汗浸透了。

一定是有什么事发生了，莫夫人想，但她怎么问，丈夫也不肯说。看着莫维钦每天古怪的神态，莫夫人只能在心里暗暗焦急。她能预感到，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在悄悄临近，只是没能想到它会来得如此迅速。

出事的那一天，丈夫回来得特别晚，莫夫人一遍一遍地让仆人热着饭菜，焦急地等待着莫维钦回家。一直到了深夜，吏部侍郎才摇摇晃晃到了家，并且嘴里带有浓烈的酒气——这又是一点不寻常之处，丈夫从来不好酒。他敷衍而态度粗鲁地告诉妻子自己已经和同僚在外面吃过了，然后就和过去若干天一样，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了书房里。

“你先睡吧，不必管我了。”这是莫维钦给自己的妻子留下的最后一句话，口气显得很不耐烦。

莫夫人没有说什么，自己回房去了。但她压根没有半点睡意，想着丈夫那张阴沉沉的脸，更是心里不安。她索性拉了张凳子坐在门口，一直望着书房的门，心里



七上八下。时间已经过了岁时，丈夫还呆在书房里没有出来。她叹了口气，拿起一件厚外袍打算给莫维钦送过去。

来到书房门口，她发现房里仍然隐隐透出些光亮，但伸手敲了几声门后，始终没能听到应答。莫夫人心里升起一片疑云，大着胆子推开门，眼前的场景让她几乎立刻晕厥过去。

书房的地上摆着一圈血红色的蜡烛，有的熄灭了，有的还在燃烧。丈夫就倒在圈里，一动也不动，手里还紧紧握着一根早已熄灭的红烛，手指上有一个明显是被牙齿咬破的伤口。在蜡烛围成的圈外，摆放着一面大镜子。

而莫维钦已经气绝身亡，扭曲变形的脸就映在镜子里。未熄的烛光在他和镜中人像的身边跳跃着，蜡烛上还沾染着从莫维钦身上流出的血液。

这时候正是三月，宛州的春天到来的时节。三月的南淮城并不平静，有一个消息传遍了城南地带：宛州商会的庞大代表团将于四月初齐聚南淮城，接受衍国国主石之远的接见。

这个消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并无特殊意义，对于城南地带的人们却影响巨大——南淮城南一向是贫民区，也同时居住着各种各样身份不明行踪诡异游走于律法边缘的人士，平时他们尽量不去招惹官家，双方井水不犯河水。但宛州商会的来访意义非凡，这个不属于任何一个公国的商会掌握着宛州的经济命脉，他们的任何一个举措都会对衍国未来几年的财政收入产生重要影响。所以每到这个时候，国主就会下令召开各种轰轰烈烈的清扫运动，把南淮城这个老女人脸上的各种雀斑痤疮陈年疤痕统统掩盖起来，令它看上去宛若二八处女般清丽可人。

“每年都有那么几天！”城南地带的人们悲愤地说。但他们也不得不妥协，在这段时间里大大收敛自己的行为。小偷强盗们暂时歇业，骗子们暂时休息，专营盯梢恐吓勒索的游侠们也不得不关门了事。

南淮城知名游侠云湛先生也因此没了生意，这个从来只会花钱不懂得攒钱的羽人一下子陷入了坐吃山空的境地。按照惯例，他可以去他的好朋友姬承家蹭上几天饭以度过艰难时世，但不幸的是，他这位风流的朋友这些天又因为寻访青楼而招惹了自己的老婆。姬夫人发起脾气来，云湛就只能吃闭门羹。

南淮城的三月春光明媚草长莺飞，但我们的云湛先生只能坐在自己简陋的事务所里无所事事地发呆。他面前的桌子上堆着几枚钱币，已经反反复复数过几十次，每一次的数字都是两个银毫十一个铜锱，约合三分之一金铢，再多数几次似乎也不能让该数字增多一点。自从宛州商会到达，这条聚集了南淮城大多数游侠以至于

被称为“游侠街”的小街就变得分外冷清。

云湛叹了口气，正在琢磨着要不要睡个午觉以节省午餐费用，大门忽然被猛地踹开了，接着一个人大模大样地走了进来。不用回头他就知道谁来了，只能叹息一声：“小姐，注意着点你的身份，不要总是授人以口实，‘难怪衍国公主那么大了还嫁不出去’。”

“我嫁得出去嫁不出去都和你无关。”石秋瞳板着脸说。

石秋瞳是衍国国主石之远的女儿，和云湛相识多年，一向交情不错。她通常很少亲自来找云湛，一旦出现则意味着有了麻烦，并且是大麻烦。此外为了限制云湛有点钱就胡花的毛病，她还总是找各种借口克扣酬金，所以云湛转过身来时，一张脸好似苦瓜。

“付钱不爽快，每一桩活儿倒是又难又危险……”云湛抱怨着，“你哪一次来能给我带来些好事？”

“相比你给我带来的麻烦，这一丁点合理的劳动根本不足以赎罪。”石秋瞳拉过一把椅子，掸干净上面的尘土，坐了下来。

“说得好好听……”云湛翻翻白眼，“不过你来得倒也正好。最近为了你老爹接见宛州商会的事情，搞得全南淮城鸡飞狗跳，我这样的良民连上街都不敢上，生意也不让做。现在有公主殿下亲自开金口，阳春三月饿死良民的惨剧总算不会发生了。快把预付款给我！”

石秋瞳瞥一眼桌上的零散银毫铜锱：“我正想问你为什么连究竟是什么案子都不问就愿意接下来，看到你的全副家当我算是明白了。”

“不过是虎落平阳而已，只能暂时妥协了。”云湛愤愤地说。

“分明就是快要淹死的落水狗，”石秋瞳随手拈起一枚铜锱，“与其淹死，不如咬住一条大鱼，没准还有点活路。”

“大鱼……”云湛琢磨着，“近期能有的大鱼，恐怕除了宛州商会也没有别的了吧？你老爹横竖也是个大国国主，怎么稍微有点事就如临大敌，刀子全往百姓身上割。”

“我也在庆幸他们不是每个月每天都来，”石秋瞳叹了口气，“你还真说对了，宛州商会的确有问题。我们的一个斥侯最近被杀害了，但他在临死前留下血书，给我们传递了一条重要讯息，说是宛州商会的使团里混入了奸人，将会对国主不利。但他还没来得及写出这个名字或身份就已经死了，血书也只有那半截。”

“那你想要我做什么？”云湛问，“把那个人找出来？”

“不，我来找你不是为了这个，”石秋瞳摇摇头，“我知道你对于查找奸细间



谍这一类的活儿最没兴趣，勉强交给你也怕你干不好。这件事我会亲自处理的，我之所以来找你，是因为有一个会让你觉得有意思的案子，表面上看起来一目了然，但我怀疑其中藏有文章。”

“表面上是什么样的？”

“吏部侍郎莫维钦离奇地死在自个儿家里了，”石秋瞳说，“他算是去年叛军撤退后衍国死掉的最大的官儿了。而他的死法你一定喜欢。”

“什么叫他的死法我一定喜欢，我又不是杀人狂，”云湛撇撇嘴，“说吧，他怎么死的？”

“他是在半夜死掉的，时间大约在岁时到印时之间，死在他的书房里，”石秋瞳说，“他老婆发现时，现场散落着一地的蜡烛，面前摆着一面大镜子，莫维钦就死在蜡烛中央。那些蜡烛本身都是白色的，却……”

“却被这位莫大人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，对吗？”云湛打断了她，“真是少见，召亡游戏通常只在年轻人当中流行，这个人能做到吏部侍郎，该是个老头子了吧？”

“所以我觉得蹊跷，”石秋瞳回答，“好歹也是朝廷大员，没事儿做这种危险的勾当干什么？虽然这样的游戏我从来没玩过，但也听说过，是很容易召出恶鬼的。”

“躲在自己的书房里玩召亡游戏、因为召出恶鬼而被杀死？”云湛若有所思，“你说对了，这的确是很合我胃口的一件案子。”

“莫维钦的死正好赶在宛州商会到来的时候，我担心这二者之间会不会有点联系，”石秋瞳坦诚地说，“所以你查这个案子没准也能帮我点忙。”

“成交！”云湛很痛快地答应了，“现在可以给我预付款了吧？”

“预付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不过不是现金，因为你的信用等级太差，”石秋瞳悠悠然说，“我已经让侍卫关照了游侠街东头的那家宛南面馆，从今天开始，凡是你去吃饭，一律可以挂账，回头我付钱，保证你这个春天饿不死。”

云湛跳了起来：“不是吧大哥，你这么狠！给我点现金会死吗？”

“没商量，”石秋瞳斩钉截铁，“给你再多钱你也会在三天内花得精光。不过我也可以给你一点福利，你要是觉得那家面馆味道不好，我允许你自个儿挑一家……”

“算啦！”云湛垂头丧气，“那家馆子的卤肉面里放的肉还算足量。”

“你这样嗜肉如命的羽人也算得上奇葩了。”石秋瞳挖苦道。

遇上一个了解自己作风的客户实在很不幸。云湛只能收起自己那可怜巴巴的两

银毫十一铜锱，下楼走向了宛南面馆。

宛南面馆的卤肉面依然很实惠，由于可以挂账，云湛的底气更足，一气吃掉了两大碗。他满意地擦擦嘴，正准备起身离开，面馆的后厨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。没过多一会儿，面馆老板娘追着自己十岁的儿子跑了出来。老板娘怒容满面，脸上的每一块肥肉都被气得直发抖。而她的儿子则仗着身小灵活，在这家面馆油腻腻的桌椅间迅速穿行，一边躲避着发怒的母亲，一边嘴里嚷嚷着。

“我刚把水倒进去，还没来得及念咒语呢！”儿子叫道，“你总是打搅我！”

“你还要不要小命了！”老板娘大骂：“杯中仙这种游戏是能随便玩的吗？一不小心请出邪仙来，全家人的性命都被你害了！”

云湛这才听明白，原来是老板的儿子偷偷玩一种叫做“杯中仙”的通灵游戏，被老板娘发现了。这时候面馆老板匆匆从厨房里跑出来，拦住了老板娘。

“一个游戏而已，让孩子玩吧，”他对老板娘说，“又没有损坏什么东西。”

“那可是要命的游戏！”老板娘瞪他一眼。

老板宽容地笑了：“要命？还不是人们以讹传讹，三人成虎的道理你明白吗？一个破茶杯，一杯水，几片一个银毫一斤的茶叶，这些东西就能招出仙人来，你以为仙人那么不值钱啊？”

“是啊，哪儿那么容易死人！”儿子有了父亲壮胆，更加理直气壮，“杯中仙、画中妖、煤精、针鬼，这些游戏我全都玩过，也没见到哪一次我真的死了。”

云湛笑笑，不再继续听一家三口的扯皮，起身离开。走向莫维钦家的路上，他禁不住想：各种各样的通灵、召亡游戏还真是多呢，当真是老少咸宜。人们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，对这样的游戏如此痴迷——是对新鲜事物的向往，还是对死亡本身的好奇和恐惧呢？而莫维钦作为一个生活始终行驶在正轨上的朝廷官吏，为什么会去尝试这种传说中十分危险的游戏呢？

二

吏部侍郎莫维钦死的时候终年五十二岁，却始终没有子嗣，家里除了他和夫人之外，只有寥寥几个仆人。所谓人走茶凉，莫维钦活着的时候总是少不了各种各样的拜访者，如今人一死，宅院里立刻变得冷冷清清。云湛自称是吏部一个前来吊唁的小吏，装模作样上了几炷香，和悲戚的莫夫人交谈起来。

关于莫大人尝试召亡却送掉性命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，莫夫人显然也厌倦了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讲述现场的情景。说了几句话之后，她推说身体不适需要休息，让伺候自己的女仆去应付云湛。云湛倒是对此没什么意见，在他看来，女仆反而可能



告诉他一些女主人不知道的新闻。

“是的，发现尸体的时候，窗户是从里紧闭的，”女仆说，“门倒是没锁，但夫人说，她一直盯着书房的门，绝不可能有外人进去。事后衙门的捕快也仔细勘察了，没有发现其他人的脚印。”

“验尸的结果如何你知道么？”云湛问。

“他被什么锐器切开了胸口，是流血过多而死的，伤口很宽，”女仆的神情显得很害怕，“但是现场没有找到任何的凶器，甚至稍微尖利一点的器物都没有。仆人们都在说，那是恶鬼的爪子，是老爷召唤出的恶鬼杀害了他。”

“有没有中毒之类的迹象？”

“血液里没有毒，但是老爷似乎除了喝酒之外，还……服用了不少迷叶，就是那种能让人产生幻觉、飘飘欲仙的药物。这两点都很奇怪，因为老爷平时根本不好酒，更没有人见过他嚼食迷叶。”

云湛想了想，又问：“能确定他死时的情状的确是摆弄成召亡游戏的模样么？”

女仆面色惨白，身子微微一抖：“他们……他们数过，周围十二根蜡烛，手里握着第十三根，再加上那面大镜子……不会有错的。”

“第十三根蜡烛上刻着名字吗？是谁的？”云湛追问。他也知道这个游戏的规则，被召唤的死者名字必须要刻在第十三根蜡烛上。

“姓氏的地方已经被烧掉了，无法辨别，”看来这个女仆了解的事情还真不少，“所以只有名字，而且不知道是单名还是双名。那个……死人，名字的最后一个是‘苑’字。”

“‘苑’？叫这个名字的并不是很常见，你家老爷有什么死去的亲友名字以这个字结尾吗？”

“有，去年过世的二夫人苏苑。”女仆简短地回答。她脸上惧怕的神情因为这个显然合她胃口的话题而消失无踪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暧昧的讥笑。云湛觉得自己简直不用问下去，也能想明白其中的关窍了。

难怪不得夫人对丈夫的死显得那么淡漠呢，云湛也忍不住想笑。

第十三根蜡烛。一个“苑”字。找不到凶器的伤口。这起召亡游戏还真是做得架势十足呢，云湛想，包括最后那惊人的死亡。表面上看起来，一个思念亡妾的老头儿，在酒精和迷叶的作用下失去理智，想要利用召亡术召唤亡妾的灵魂出来相见，结果误召恶鬼，送掉区区性命。一个完美的解释。也许这个解释能说服所有人，但不能说服我，云湛下意识地握了握拳头。

“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？”他回忆起自己曾问过的这个问题，提问对象是他的叔叔、同时也是他的师父云灭。这个问题显然有点难度，云灭也思索了好一阵子。

“我不敢保证说这世上没有鬼，”云灭说，“人生短暂，总有许多在活着的时候难以体验到的事情。我只能告诉你我的个人体验：我一共遇到过不下十次和鬼有关的事件，但最后的结果证明，这些事件中没有任何一件是真正和鬼有关的。”

“那也就是说，世上没有鬼了？”云湛有些失望。

云灭摇摇头：“我说过，我不能用个人的经历来向你保证世上没有鬼。但我很清楚的一点是，世人都怀着对鬼深深的恐惧，以至于很多情况下，他们倾向于把一时难以解释的事情推到鬼身上。对于我而言，我的态度很简单，我会首先穷尽一切非鬼的可能性，直到每一条路都走不通之后，我才会承认自己的失败，承认鬼的存在。遗憾的是，到现在我还没有失败过，所以这种叫做‘鬼’的东西，暂时还没有在我面前出现。”

云灭的话看似没有否定鬼的存在，但话语中的倾向性已经再明显不过了。云灭是个恶人，民间素有“神鬼怕恶人”一说，没准鬼见到了云灭掉头就跑也说不定。但云湛还是全盘接受了云灭的态度：先穷尽一切非鬼的可能性，全部失败了再说。

也就是说，现在需要做的是假设这不是什么恶鬼干的，而是——人。那么第一个嫌疑犯会是谁？云湛的眼前出现了一个胖乎乎的身影。

莫维钦的夫人，或者说得确切一点，正房夫人。现在该夫人正在房间里大声咳嗽，这是一种明白无误的逐客令，云湛只能离开。

云湛记得自己听别人说过一句话，这世上最喜剧的事情莫过于，原本最亲密无间的夫妻，一旦有一方被人杀死，另一方就会立刻成为最大的嫌疑犯。但他现在并不愿意去直接招惹莫夫人，他看得出来，莫夫人是那种表面温和却绵里藏针的角色。何况经过仔细思考，他也认为莫夫人并没有杀害丈夫的理由，毕竟莫维钦再怎么思念死去的小老婆，也不过是想而已，如果一个女人为了这一点就想杀人，那她当年怎么会允许二房进门呢？

但第二天一早他仍然悄悄去找了一下莫家的那个女仆。他看得出来，这位女仆有些多嘴多舌，也喜欢打听是非，从这种人嘴里往往能得到不少的消息。假如再加一点钱的话，效果会更好，但云湛空瘪的钱袋实在支撑不起这样的开销，好在云湛的脸还算讨人喜欢，女仆也很愿意和这个不乏英俊的羽人多说几句。遗憾的是，除了桃色事件之外，能被她装进脑子的东西实在不多。



“老爷在吏部做事，接触的人和事都不少，”女仆说，“他也许是得罪过人吧，但具体得罪过谁我就不清楚了。”

全是废话，云湛暗暗摇头。但他还是继续问下去：“那么最近呢？最近你家老爷有什么不寻常的举动吗？”

“最近老爷的确有点奇怪，”女仆说，“他好像一直在担心着什么东西，茶饭不思的样子，回家之后甚至连话都懒得说，最喜欢干的事就是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书房里。大约有那么十多天了。”

“那么，平时上门来拜访他的人，有没有什么古怪的，”云湛又问，“比如在你家和你们老爷吵架的，或者行迹鬼鬼祟祟的？这应该是你很了解的情况吧。”

云湛冲女仆挤挤眼睛，女仆嘻嘻一笑：“算你说对了。”

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女仆连珠炮似的向云湛啰啰嗦嗦说了一大堆，仿佛她的生活中除了关注主人的动向之外就没有别的内容了。云湛只能昏头涨脑地强行记住，然后回到事务所去认真梳理。这一天天色有些阴沉，略带些凉意的春风反倒能让头脑稍微清醒点。云湛在纸上又写又划，把那些捕风捉影的猜想都去掉，最后终于有一条讯息让他重视起来。

按照女仆的说法，最近一年多以来，一直有一个神秘秘的来客先后四五次上门拜访。此人每次来都把帽子压得很低，大热的天也要围上围巾，不露出脸来，通报的名字多半是化名。但老爷每次都对他很重视，两人往往在书房里一谈就是一夜。

而十多天前，此人又来找了莫维钦一次，这一回，两人在书房里发生了激烈的争吵，虽然极力压低声音，争吵声还是传了出去。这位好奇心很重的女仆试图偷听一下，但什么也没听清，只是隐隐听到两人嘴里不断蹦出“复活”“鬼魂”这两个词。而算算日子，莫维钦似乎就是从那天之后开始变得情绪不稳定的。

可惜女仆从来没看清过那个人的相貌，她只是有一次无意间瞥见过，此人的右手食指已断，只剩下四根手指头。

三

南淮城捕头安学武这两天忙得团团转。宛州商会的到来可是件大事，大到那些街边卖烤红薯的小商小贩都必须被驱逐，以免影响市容。向来以国家利益为己任的安学武自然是亲力亲为赤膊上阵，每天和那些不守规矩的商贩们从早到晚打着游击战，平均每天体重都得下降好几两。当然了，即便这样持续了一个月，他的体型仍然呈现出令人羡慕的球状。